

中国护照为什么这么难用

根据外交部网站公布的数据,中国一共和 53 个国家互相签订了互免签证协议。看上去还不算少,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

与中国签了协议的 53 个国家中,有 52 个都只给中国的外交护照或者公务护照提供免签。外交护照主要颁发给中国党、政、军高级官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外交官员及其家人也能拿到外交护照。公务护照主要颁发给各级政府部门副处级以下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因公出国人员,简单来说,公务护照也是体制内人士才能有的。

其他的普通中国公民,大多用的是普通的个人护照。也就是说,在外交部列出的这个单子里面,只有一个国家—欧洲小国圣马力诺是中国普通游客可以免签进入的。进入这个国家虽然不要签证,但是由于国家太小,机场不够用,中国人民想去观光购物得从邻国进去,说到底,还是得办欧洲的申根护照。

外国人看中国

1976 年毛泽东去世后,开始对外开放的中国变化巨大,但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依然存在,其中包括对“老外”的看法——他们与中国人存在根本不同,不管他们在中国生活多久,都不可能成为中国人。

“很多中国人对于身份的认识与我们存在根本差别,差别的关键在于——能否接受一个外国人成为中国人?”美籍华裔作家任碧莲说,“对一些观念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但对很多中国人而言,你必须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许多中国人成了美国人,但加入中

给中国人免签的多数是亚非拉国家

亨氏签证受限指数 2013 年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护照的能力值为 44,在全球 93 个国家参与的排名中位于 82。这个数字,是芬兰的四分之一(173),日本的四分之一(170),至于印度,也有 52。根据数据,给中国公民免签的一大半都是亚非拉和大洋洲国家。

不过,免签的定义下埋藏着众多隐形的约束。人们所熟知的免签和落地签就不是一回事,过境签就更不一样了。

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签政策,可以在抵达其海关时再办签证。落地签基本只是多了一道手续,离开中国海关时是不需要签证的。落地签与免签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要在到达目的地时交一笔签证费,后者则完全没有签证费。

与落地签相比,过境签比较复杂。过境签指的是,游客可以没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但是需要持有第三国签证才行。比如,理

论上中国公民的普通护照可以办理黎巴嫩的落地签,但是必须从第三国进入黎巴嫩。

办签证得把公司营业执照交上去

办签证对于因私出境的中国普通游客来说,也有点麻烦。

比如,中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去日本旅游,要求的资料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身份证、户口本、护照和照片只是基本款,还得提供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在职证明,再从银行开出近六个月工资的流水账。最好还能提供一些附加的材料,如房产证、拥有车辆的证明或存款证明。总的来说,证明自己经济实力越强,拿到日本旅游签证的几率就越大。

个别的欧洲国家对于签证的要求更为细致。比如比利时对于中国公民的签证要求就很奇特—如果要申请访友类签证,中国公民要提交宾馆订单、申请表、机票、邀请函、朋友的证件扫描件,还得出示和比利时朋友的聊天记录,证明自己确实被邀请了。

老外在中国如何被认同

国籍的美国人却很少。然而,随着西方经济持续衰退和全球一体化加深,成千上万外国人自愿或被迫到东方谋生。一些人拖家带口,一些人在这里组建家庭。“怎样才算中国人”这个既有个体意义又有政治内涵的问题愈发重要。

席越是一名生在中国的满族人,目前在加拿大居住。她 8 月出版新书《他们的中国》,里面有对 18 名在华外国人的访谈。该书封面上写道:“他们是旁观者,也是当局者,但最终,他们还是旁观者。”

小说《超重行李》的作者卡伦·马说自己既是中国人,又不是中国人。她生于

中国,长在香港,后来去了日本。如果说“非中国人”——或者说像马女士这样不彻底的中国人——难以被真正接受的话,这里还存在一种看似矛盾的情形,即如卡伦·马所说,即便是“半个中国人”也不被容许忘记自己还是中国人。她说,身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意识来自“共命运”的观念,中国政府和很多中国人都认为这根植于种族和血缘。

对任碧莲来说,这些都关乎身份。“在中国,20%的身份是后天的,80%的身份是先天的”,而在美国“情况正好相反!”她说。 《环球时报》2013.9.6 文 / 狄雨霏 译 / 康妮



梵高真迹被当赝品一个世纪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蒙马儒日落》这幅作品曾被打上“赝品”的标签并几经流转,甚至一度被弃于阁楼蒙上厚厚的灰尘。然而 9 月 9 日,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对外宣布,经过两年对颜料和画布等检测鉴定工作后,他们确认《蒙马儒日落》为梵高真迹。

这幅画一开始被认定为赝品主要是

因为画作上没有梵高的署名,不过梵高在 1888 年夏天写于阿尔的两封信中却曾提到过这幅风景画。有趣的是,这幅作品完成后的第二天,梵高在给其弟弟提奥的信中表达了对这幅画的失望之感:“这幅画远没有达到我的期望。”而这也正好解释了梵高为什么不在画作上署名的原因。 《华西都市报》2013.9.11

在美国当职业回收人

托车。“你车技真棒,看得出这车的性能也不一般!”对方见有帅哥夸自己车技好,非常高兴,自豪地说:“当然,这款摩托车的动力非常棒,骑着它简直可以像职业赛车手那样,到世界各地赚奖金了!”说到这里,对方十分得意。“小姐,能让我骑上它试一下吗?说不定还能给你露一手呢!”听到这话,对方几乎未加思索就把车交到了李健手里。李健将摩托车开出三四十米后,忽然回头大声喊道:“由于你三个月没交分期付款,我受商家委托收回你的摩托车。”对方这才知道上当了,想去追,可李健早已驾车绝尘而去。

随后李健拨打了 911 备案,并到附近的警察局与商家特派员会合,三方一起确认这辆高档摩托车就是欠缴分期付款的商品。验明正身后,摩托车被商家特派员带走了。三天后,李健从商家那里拿到了初次做回收人的报酬——一部售价三千多美元的数码相机。

不久,李健又受一家银行委托,去偷一辆小轿车。从资料上看,车主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五年,不仅精通各种武器的使用,还是位拳击高手。这种人可不好对付,搞不好就会被对方揍个鼻青脸肿。这天,李健大大方方地登门拜访,自称是 4S 店的技术人员,因为产品设计缺陷需要召回加装安全装置,他特意上门服务,把车开到 4S 店加装完毕后会把车再送回

来。 因为穿着专门从销售商那里暂借的带着品牌 LOGO 的维修服饰,对方压根没怀疑李健的身份,毫不犹豫地车钥匙交给了他。从进门到出门不到 10 分钟,一辆价值 13 万美元的轿车就被李健轻而易举地收回了。

不拼胆量拼智慧

李健和他的同事们,平时总喜欢穿着长风衣,这是因为风衣可以掩饰他们身上的防弹背心和腋下佩戴的手枪。“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不需要这两样东西。”做回收人主要靠的是知己知彼,每次出发前,李健的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充分,对欠贷人的各种情况都有所了解,然后选择最佳时机,出其不意地把东西收回来。

2011 年 6 月,李健遇到一位来自墨西哥的老赖,他警惕性很高,平时把车锁进车库,根本不在院外停放,偶尔外出采购食品等,因怕人偷车也常常让老婆留守车内。

一天,李健在车主的住处附近转悠时,发现对方的老婆外出办事去了,便灵机一动给车主打了个电话:“恭喜您被抽中为 xx 大型购物超市的幸运顾客,请到超市门口来领取价值一千美元的购物券。等那位墨西哥人开车来了之后,李健真的给了他一张早已准备好的—千美元购物券,并告诉对方必须立刻消费掉,否则就会作废。等对方乐呵呵地花完一千美元走出超市的时候,他的座驾早就在几公里之外了。

《莫愁·天下男人》文 / 东方红

不愿给中国免签是因为非法移民?

为什么使用中国护照的人出国这么难?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主任夏莉萍说,外国担心中国的非法移民以及对

中国缺乏了解是两个主要因素。 首先是非法移民的威胁。中国人口基数远远大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夏莉萍说,厄瓜多尔、匈牙利、哥斯达黎加等国早些年曾经对中国开放过免签,但因为中国人蜂拥而至,甚至有很多非法居留、作为中

转再非法到别的情况,他们“感到压力”,所以取消了免签政策。 另一个原因是,很多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了解,甚至一些非洲小国都会担心中国公民非法滞留。

此外,中国游客的国际形象也是影响免签数量的原因。中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均衡、公民的素质也相差很大,中国人在国外形象不佳,也是一些国家不愿给中国免签的理由。 《壹读》2013 年第 17 期

文 / 叶芸 荐 / 丁强

我在新加坡挨鞭刑

多年以前,我曾在报纸上看过一个美国青年因违反新加坡法律而受鞭刑的消息,当时的美国总统曾亲自出面为他求情,但新加坡方面并未同意。于是,那个美国青年只好乖乖挨了几鞭,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没料到几年后,我也品尝了一次新加坡鞭刑的滋味。

早就听说新加坡是一个经济发达、环境优美的国家,抱着到那里去找个工作挣点钱的想法,我从福建来到了新加坡。在亲戚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个维修自来水管的活,一个月差不多能挣 1 万元人民币。由于我拿的是旅游签证,在新加坡只能停留 14 天。但打工挣的钱对我来说,确实是不小的诱惑,于是,我决定逾期不归。

新加坡的警察实在太多。不到 3 个月,我就在一次临检中被警察带走了。在法庭上,法官判我挨 4 下鞭刑。

那天,我被带往候刑室。那是一个可怕的房间,至今回忆起来我仍觉得阴森恐怖。房间的正面玻璃墙上挂着几十条皮鞭,每条都有 90 多公分长,样子很像牛的尾巴。

透过玻璃还可以看到那边有医生在观察这里的情况。左边是两排铁杠,上下分别吊着手铐和腰带。地上还有固定好的脚铐。行刑的是两个马来人,个个膀大腰圆。他们裸着上身,正虎视眈眈地瞪着我,样子非常可怕。我当时就有一种羊入虎口的感觉,很悲哀也很无助。

可能都是华人的缘故,那个警察看我脸色苍白的样子,便安慰我说:“别怕,坚强点,挺一下就过去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忽然间觉得也没什么可怕了,反正横竖都要挨,索性就把心放下来好了。

那两个马来人走过来,把我的手铐在上排的铁杠上,腰部则用皮带紧紧锁在下排凸出来的铁杠上,两只脚也被铐在下面,整个人成 90 度角俯着身子。一个马来人拿着皮鞭站在我身后两三米远的地方。他两手执鞭,双脚东跳西跳,像在打拳击一样,嘴里还发出“呀、呀”的声音。突然有人喊了一声“One”。只听“啪”的一声,皮鞭准确地打在我的屁股上,力气非常大。巨痛让我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

接下来是第二鞭。这次我被打得眼冒金星,再也忍受不住了。我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脱口大叫:“别打了,轻一点……”当第三鞭落在我屁股上时,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让我不禁哀号起来,整个人就像死过去了一样,满脸泪水。

我闭上眼睛,使出全身的力气去承受第四鞭,但彻骨透心的痛还是让我虚脱了。

十几天后,我被遣送回国。

《老人生活报》2013.9.16 文 / 佚名